

西侯度》石制品之浅见

卫 奇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摘 要

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中报道的石质标本有一部分应该论其为石制品。石制品的本质属性是人工作用痕迹。石制品遭受水流碰撞和磨蚀, 只要其本质属性犹存可辨, 它的文物性质就没有改变。

关键词 石制品, 更新世早期, 西侯度遗址

西侯度早更新世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于1960年发现, 1961年和1962年进行了发掘(贾兰坡, 1978), 并宣布“找到了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贾兰坡等, 1962)。1978年(贾兰坡等)发表正式报告《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侯度旧石器文化遗址发现以来, 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于西侯度石质标本性质的质疑虽然现在才真正开始明朗, 但对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仍然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1 有文字可考的争议

西侯度石制品一发现, 确实就有争议。对于西侯度发现的石质标本, 以贾兰坡等为一方认为属于石制品, 以裴文中等为一方却持否定态度。但是, 后者的议论多表现于口头, 其言词的准确量度实难以笃信, 本文仅对有文字可稽查的有争议的主要意见加以取证。

Aigner (1978) 在《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研究报告出版之时, 就对于西侯度的石质标本提出了评议: “根据标本的形态特征及其相关情况的了解, Hans-Dietrich Kahlke 怀疑它们是人类作用所为。”

李炎贤 (1979) 在《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的书评中, 对石制品的性质没有说是道非, 只是说鉴定石制品的3条标准“还不够完善, 还需要进一步补充修改”。后来 (Li Yanxian, 1983) 也重复表达过 Aigner 对石质标本的评议。

李壮伟和尤玉柱 (1981) 认为: “西侯度遗址的石器达数十件, 但由于它们埋藏于砂砾层中, 不少石器受到冲磨, 而且从数量上看也嫌不足。”

裴文中和张森水 (1985) 曾经评论: “在华北, 已报道了若干比中国猿人文化早得多的‘旧石器文化’, 就我们所知, 或因‘石器’人工性质无法肯定, 或因产石器的地层需要作

进一步研究, 因之, 关于华北早更新世旧石器的研究仍需今后努力工作, 目前无法肯定。”无疑, 这里所说“‘石器’人工性质无法肯定”暗示的是西侯度的石制品。

Pope (1983) 说西侯度的“石制品被严重滚磨, 似乎它们是与老地层的一些动物群种类一起的再次沉积”。后来他 (1988) 在介绍《西侯度》时, 认为西侯度的石制品可能是中更新世早期的产物。

Clark 和 Schick (1988) 1987 年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观察了西侯度的出土标本, 并且考察了西侯度遗址, 他 (她) 们把西侯度遗址列为网状河流沉积中的次生遗址, 认为其石制品“大部分标本的棱脊显示边缘修饰, 但因为标本的严重磨损情况, 其修饰可能由强流水冲动引起, 虽然石片好像是有意制作的。同样的流水冲动也必定带来不少这类制品”。他们觉得“这样严重滚动的一个例外是一件大型的单面的以唯一不过度磨蚀的略为平状石英岩砾石制成的尖状工具, 可能与大部分动物化石来自砾石层顶部。”

张森水 (1990) 在综述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时明确表白: “华北被认为地质时代属于早更新世的材料, 它们或因本身性质存疑, 或因断代证据不足”, 因而包括西侯度在内所有华北更新世早期石制品的发现一概被排除于文章叙述之外。

黄慰文和侯亚梅 (1996) 认为“一些石制品”“很难用自然成因来解释”。

张森水 (1997) 在《人类学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出, 西侯度的“对被认为是石制品的标本性质, 从发现之始, 就存在不同认识, 中外学者怀疑它们是河流碰撞所产生者不乏人在 (裴文中等, 1985; Clark *et al.*, 1988)。”

张森水 (1998) 在《人类学学报》上撰写专论《关于西侯度的问题》, 对《西侯度》的考古遗存作了全盘的质疑, 不过其辩解的中心仍然是石制品的性质问题。文章中指出: “西侯度出土的石质标本, 从发现之始, 即有争议。其上有明显的水流碰撞和磨蚀痕迹是客观事实, 中外旧石器考古学家对原研究者认定的石制品提出质疑是从实之论。”

最近, 李炎贤 (1999) 评述了学术界有关西侯度的认识, 表达了西侯度石制品是或不是的观点。

2 石制品定位观察

2.1 石制品分类

- (1) 精制品, 具有明显有意加工修理规整的有一定造型的器物。
- (2) 粗制品, 稍微加以修理尚无一定造型的器物, 包括习作和制作不成功器物。
- (3) 断块, 具有人工痕迹的石块。
- (4) 石核 (按台面和石片疤的数量划分)
 - 1型石核, 1个台面, 1个石片疤。
 - 2型石核, 1个台面, 2个石片疤。
 - 3型石核, 1个台面, 3个和3个以上石片疤。
 - 1型石核, 2个台面, 2个石片疤。
 - 2型石核, 2个台面, 3个和3个以上石片疤。
 - 型石核, 3个和3个以上台面, 3个和3个以上石片疤。

(5) 石片 (按台面和背面反映制作过程的特征划分)

- 1-1型石片, 自然台面, 自然背面。
- 1-2型石片, 自然台面, 部分人工背面和部分自然背面。
- 1-3型石片, 自然台面, 人工背面。
- 2-1型石片, 人工台面, 自然背面。
- 2-2型石片, 人工台面, 部分人工背面和部分自然背面。
- 2-3型石片, 人工台面, 人工背面。
- 1-1型石片, 左裂片。
- 1-2型石片, 右裂片。
- 2-1型石片, 近端断片。
- 2-2型石片, 中间断片。 3型石片, 无法归类的石片。
- 2-3型石片, 远端断片。 4型石片, 打片和修整器物产生的碎屑。

2.2 TOTH 石制品动态系统

石制品动态系统是根据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系 Nicholas Toth 的创意建树的, 故取名为“TOTH 石制品动态系统”(见后页)。

2.3 石制品大小

- (1) 微型, 定性双指捏, 定量 < 20mm。
- (2) 小型, 定性三指撮, 定量 20, < 50mm。
- (3) 中型, 定性手掌握, 定量 50, < 100mm。
- (4) 大型, 定性单手抓, 定量 100, < 200mm。
- (5) 巨型, 定性双手拎, 定量 200mm。

2.4 石制品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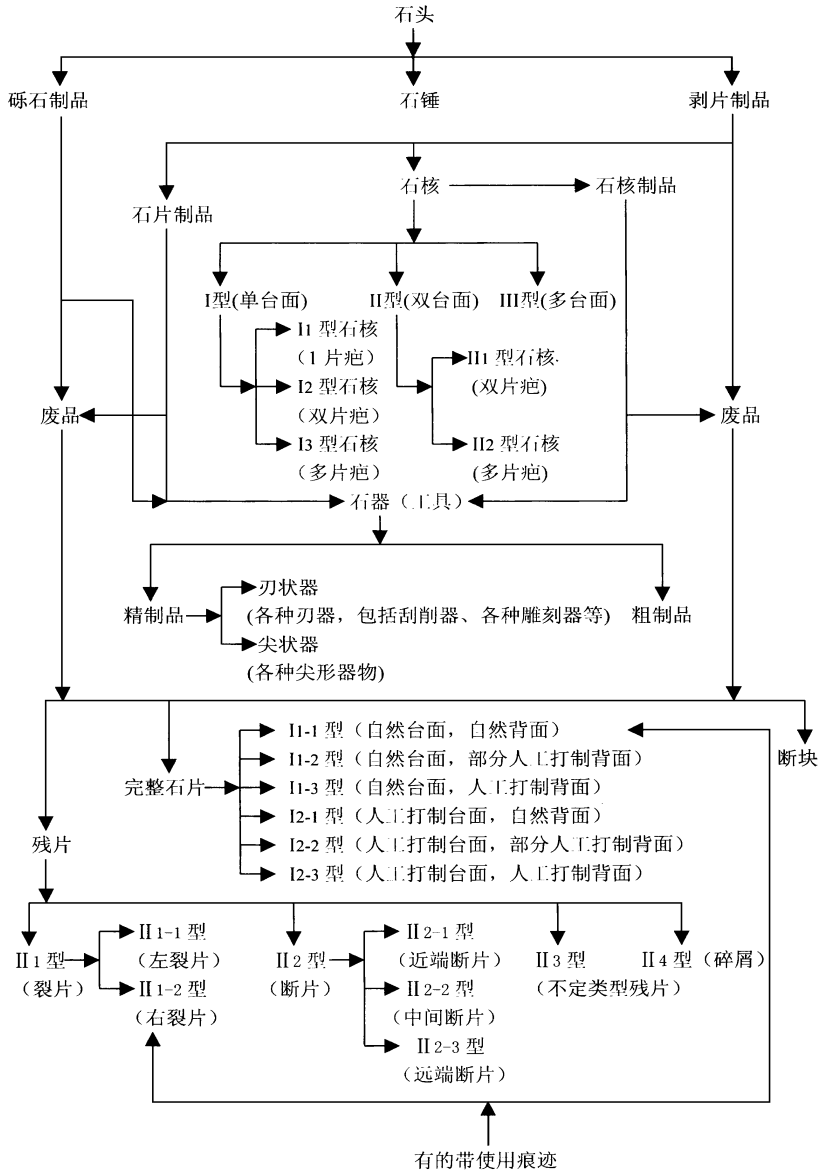
- (1) 宽厚型, 宽度/长度 $\times 100 \geq 61.8$, 厚度/宽度 $\times 100 \geq 61.8$ 。
- (2) 宽薄型, 宽度/长度 $\times 100 \geq 61.8$, 厚度/宽度 $\times 100 < 61.8$ 。
- (3) 窄薄型, 宽度/长度 $\times 100 < 61.8$, 厚度/宽度 $\times 100 < 61.8$ 。
- (4) 窄厚型, 宽度/长度 $\times 100 < 61.8$, 厚度/宽度 $\times 100 \geq 61.8$ 。

2.5 石制品磨蚀程度, 即物理机械磨损程度

- 磨蚀轻微或几乎未被磨蚀。
- 略有磨蚀。
- 磨蚀中等。
- 磨蚀较严重。
- 磨蚀很严重, 但尚可辨别人工特征。

2.6 石制品风化程度, 即化学蚀变程度

- 风化轻微或几乎未经风化。
- 略有风化。
- 风化中等。
- 风化较严重。
- 风化很严重, 但尚可辨别人工特征。



3 西侯度的石制品观测

《西侯度》报告中报道了 32 件石制品。笔者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除观察了报道的全部石质标本外, 该所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王建和王益人还给笔者观察过几件未曾报道的标本。

西侯度的标本绝大部分磨蚀比较严重, 报道的 32 件标本中挑选出 11 件作为石制品记述, 其他 21 件标本有可能是断块或有人工痕迹的石块, 其属性尚需进一步认定。另外还有 3 件未曾报道的标本也一并作为本文的观测材料 (表 1)。

表 1 西侯度的石制品观测表

Examine of 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Xihoudu site

编号 Catalog number	类型 Type	西侯度研究报告分类 Identified by Jia and Wang (1978)	原型 ¹⁾ Original form	岩性 Raw material	长×宽×厚 (mm) Length×Breadth ×Thickness (mm)	磨蚀 Abrasion	风化 Weathering	备注 Remark
P2652	3型石片 Flake 3	多边单面砍砸器 Single-faced chopper	砾石 Boulder	石英岩 Quartzite	206.8×193.1×41.6			周边有“破损”痕迹
P2654	型石核 Core	漏斗状石核 Funnel shaped core	砾石 Pebble	石英 Quartz	40.1×44.2×29.4			有6个片疤
P2657	精制品 Retouched	单面砍斫器 Single-faced chopper	2-3型石片 2-3Flake	石英岩 Quartzite	111.7×89.4×26.2			直形刃状器
P2665	2-2型石片 Flake 2-2	锤击石片 Flake by percussion	石核 Core	石英岩 Quartzite	76.5×91.5×3.0			背面有2个片疤
P2666	1-3型石片 Flake 1-3	两极石核 Bipolar-core	石核 Core	石英岩 Quartzite	64.0×42.3×27.1			背面有2个片疤
P2667	2-2型石片 Flake 2-2	直刃刮削器 Linear scraper	石核 Core	石英 Quartz	4.3×31.6×13.3			背面有4个片疤
P2671	精制品 Retouched	凹刃刮削器 Concave scraper	1-1型石片 1-1Flake	石英岩 Quartzite	60.2×44.1×15.0			凹形刃状器
P2672	2-2型石片 Flake 2-2		石核 Core	石英岩 Quartzite	53.3×39.5×20.0			背面有6个片疤
P2673	1-2型石片 Flake 1-2	碰砧石片 Flake by anvil	石核 Core	石英岩 Quartzite	36.2×54.3×12.6			背面有1个片疤
P2686	1-1型石片 Flake 1-1	锤击石片 Flake by percussion	砾石 Cobble	石英岩 Quartzite	56.2×60.0×7.4			自然背面
P2690	2-1型石片 Flake 2-1	锤击石片 Flake by percussion	石核 Core	石英岩 Quartzite	43.1×53.8×15.7			自然背面
P4072	精制品 Retouched	三棱大尖状器 Heavy triangular-point	砾石 Boulder	石英岩 Quartzite	163.3×103.2×76.5			一端有5个修理疤
9801	1-2型石片 Flake 1-2		石核 Core	石英岩 Quartzite	47.2×84.3×17.0			背面有1个片疤
9802	2-3型石片 Flake 2-3		石核 Core	石英岩 Quartzite	54.4×66.2×17.2			人工背面

符号标志标本发现在 6053E 地点; 符号标志标本发现在 6053W 地点; 符号标志标本发现时脱层

1) 原型系指石制品在其生产过程中前一流程的类型。也有人把原型混作为“毛坯”(张森水, 1999), 但毛坯的真正含义是指一切需要进一步加工的半成品。毛坯概念的外延是原型概念外延的一部分。二者概念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 即所有毛坯都可以称为原型, 但所有的原型不能都视为毛坯。把自然石块当作毛坯是不恰当的。

Flake 1-1: Cortical butt, totally cortical dorsal surface.

Flake 1-2: Cortical butt, partially cortical dorsal surface.

Flake 1-3: Cortical butt, non-cortical dorsal surface.

Flake 2-1: Non-cortical butt, totally cortical dorsal surface.

Flake 2-2: Non-cortical butt, partially cortical dorsal surface.

Flake 2-3: Non-cortical butt, non-cortical dorsal surface.

Flake 3: Whole flake that could not be put into the above categories.

Core: Multi platform with multi-flake scars.

本文记述的 14 件石制品，9 件发现在 6053E 地点，4 件发现在 6053W 地点，1 件三棱大尖状器 (P4072) 发现时已经脱层。

石制品 14 件，包括石核 1 件、石片 10 件和精制品 3 件 (图 1 和 2)。石核为 型石核，石片中有 1-1 型石片 1 件、1-2 型石片 2 件、1-3 型石片 1 件、2-1 型石片 1 件、2-2 型石片 3 件、2-3 型石片 1 件、3 型石片 1 件。精制品的原型 1 件是 1-1 型石片，另一件是 2-3 型石片 (有点类似 Kommbewa 技术生产的石片)，还有 1 件是砾石。石制品的原料为石英岩和石英。标本小型的 2 件，中型的 9 件，大型的 3 件，其中以中型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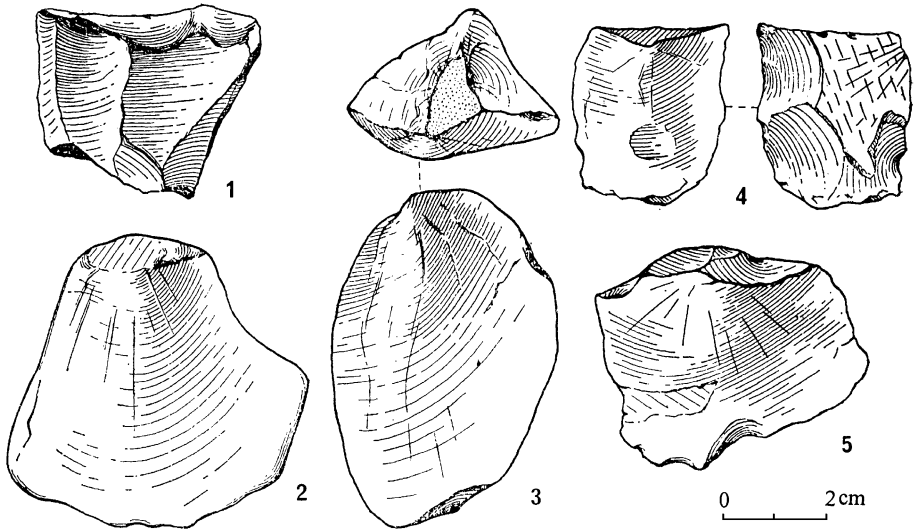


图 1 石核与石片 (据贾兰坡等, 1978)

Core and flakes (From Jia and Wang, (1978)

- 1. 型石核 Core (P2654); 2. 1-1 型石片 Flake 1-1 (P2686); 3. 1-3 型石片 Flake 1-3 (P2666);
- 4. 2-2 型石片 Flake 2-2 (P2667); 5. 2-1 型石片 Flake 2-1 (P2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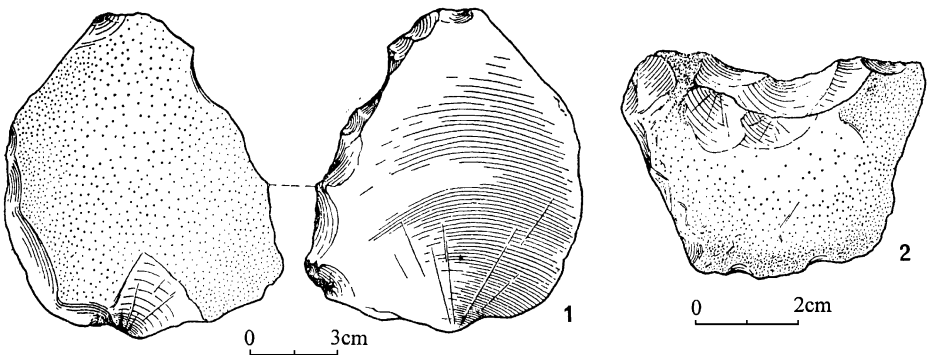


图 2 精制品 (据贾兰坡等, 1978)

Retouched pieces (From Jia and Wang, (1978)

本为主。标本磨蚀程度 级的 1 件, 级的 4 件, 级的 6 件, 级的 3 件。标本风化程度 级的 5 件, 级的 9 件。精制品有 2 件为宽薄型、1 件为宽厚型。P2657 标本是一件直形刃状器, 原型为 2-3 型石片, 刃缘长 104.8mm, 修理疤 7 个, 最小刃角 72°; P2671 标本是一件凹形刃状器, 原型为 1-1 型石片, 刃缘长 37.5mm, 修理疤 4 个, 最小刃角 73°; P4072 标本是一件三棱大尖状器, 它是利用一块三棱形石英岩砾石在一端向一面加工而成, 可以观察到 5 个修理疤, 其长×宽分别为 62.6×43.3、51.6×44.8、34.2×35.3、41.2×36.2、7.5×14.2mm, 其中后 3 个修理疤是重叠产生的。这件石制品的性质几乎没有受到怀疑, 它是西侯度标本中磨蚀和风化最轻微的一件标本, 因此有人怀疑它可能来自较上部的地层 (Clark *et al.*, 1988)。如果三棱大尖状器来自较上部的中更新统, 那么这一发现为填补晋南旧石器文化序列中的空白具有重要的考古意义。因为在晋南过去发现的属于中更新世早期的 河遗址 6054 地点, 根据河流阶地分析, 实际上比大荔人遗址的时代晚, 可能属于晚更新世早期。

西侯度的石制品中, 9801 号 1-2 型石片是一件很有意思的标本, 它由扁平砾石摔击而成, 台面位于砾石侧边靠近一端的地方, 台面与背面没有明显界线, 打击点为一个宽浅破碎带, 打片着力方向与原型砾石长轴斜交, 背面有一个石片疤, 应该是石片同时产生的, 石片疤约占背面面积 40%。这类石片过去多见于华南地区更新世晚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 称之为“零台面石片”或“锐棱砸击石片”。经实验和标本分析, 像西侯度这样的石片只能摔击而成, 砸击是绝对不可能的。

《西侯度》研究报告中记述过一件重 8300g 的“石核”(P2653), 本文没有作为石制品考虑并非重量的缘故。因为重量是石制品的非本质属性之一, 石核巨大是完全可能的。三峡地区重庆市高家镇遗址 1998 年出土一件 型石核 (CG1297), 重 15505 克;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遗址发现一件石核 (JP830635), 重 21500g (王向前等, 1984); 河北省阳原县东谷坨遗址除近的火山角砾岩体上可以观察到大量石片疤, 其现象如果与远古人类剥落石片有关, 那么这样的石核是很大很大的。

4 早期石制品的判断

张森水 (1997) 指出: “在寻找古老的石器时, 由于其原始性, 与自然动力造成的碎石颇难区分, 误将古老地层中碎石当石制品的事时有发生。这是历史教训, 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引以为戒。”也提出“石制品的最基本的人工要素, 就对个体标本言, 可归纳为向、位和形 3 点; 对群体来说应具有 3 个多样性”即“原料的多样性”、“品种的多样性”和“石制品类型或形态的多样性”(张森水, 1999), 这样的判断标准虽然尚需深化完善, 但有助于对西侯度石制品的认识。

人工石制品和自然破碎的石块之间的界限在理论上是明确的, 前者是人类意识所为, 后者是自然力量所致, 其目的和作用过程迥然不同。但是,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二者有时很不好区分, 例如面临少量发现的石质材料, 特别是对于用砾石或岩块加工的粗制品、断块、1 型石核、1、1-1 型石片、部分 3 型石片和 4 型石片, 它们不论是个体标本还是群体标本欲孤立地判断是人打制的还是自然碰撞的, 难度很大, 定论必须慎重, 如果是对于旧石器时代较早时期的发现, 则应该更慎重考虑。

最初的石制品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具有浓厚哲学色彩的科学问题。依据事物发展规律和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发现判断, 从石头到石制品应该是一个质变的飞跃过程, 这个过程在时间上是短暂的突变, 是生物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的革命, 它开创了人类社会历史, 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因此, 最初的石制品几乎不可能存在原始得和自然石块难分的组合, 也就是说人类一掌握从石头上剥落第一块石片就会连续剥片和利用破裂面做台面打片。在中国, 旧石器时代另外一次技术大革命是细石器的出现, 之前的石制品组合如果没有考古地质学的帮助, 它们自身的时代确定是非常困难的。正因为这样的原因,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划分, 文化区域的划分至今一直没有找到以石制品类型以及制作技术界定的公认标准。

因此, 确认人类初期的石制品, 在地层层位明确的前提下, 最基本的判断标准是石制品的人工性质。如果石制品是经过多道工序产生的或加工痕迹明显, 一件标本也可以说明问题。对于只有第一道生产工序制成的石核或石片, 或者是断块、碎屑、不定型石片, 不论是个体标本还是群体标本, 必须增加认定的辅助判断标准: (1) 理论基础, 当前古人类学资料表明人类起源于非洲, 目前最早的旧石器发现在埃塞俄比亚 Hadar 组 Kada Hadar 段上部, 距今 233 ± 7 万年 (Kimbel *et al.*, 1996)。在西亚地区格鲁吉亚 Dmanisi 发现古人类化石地点, 钾氩法年代测定为 $< 180 \pm 10$ 万年, 古地磁方法测定为 195- 177 或 107- 99 万年 (Gabunia *et al.*, 1995), 以色列 Ubeidiya 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年代大约为 140 万年 (Bar-Yosef, 1994)。在东南亚爪哇发现的猿人化石地点最新的年代测定为 181 ± 4 万年 (Mojokerto) 和 166 ± 4 万年 (Sangiran) (Keates, 1998), 以及 2.7- 5.3 万年 (Hawkes, 1996)。显然这些发现的年代古老性质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过去的发现表明: 目前在中国寻找 200 万年前的旧石器可能是大胆的科学探险, 200 万年前人类已经扩散到中国或者是起源于中国的报道必须有可靠的发现加以证实。(2) 遗物的埋藏情况。(3) 古地理和古生物化石等方面提供的人类生存环境的信息, 特别是人类饮食资源的分布状况。(4) 人类行为, 推测古人类采集制作石器的原料、加工石器、狩猎、肢解动物以及其他活动的可能性。(5) 岩石性质, 石制品原材料一般选择硬度大、质细均一有韧性的岩石。(6) 人类活动留下的其他考古遗迹, 例如用火痕迹、骨片上的切割痕迹等。

西侯度的石制品磨蚀严重, 辩论的双方认识是一致的。贾兰坡等 (1978) 从标本特征、打击痕迹特征、第二步加工器物和特性 3 方面标准判断西侯度的石质材料是石制品, 判断是实事求是的。根据 TOTH 石制品动态系统判断, 西侯度的石制品有一些类型制作工艺比较复杂, 是经过多道制作工序完成的, 例如 2- 2 型石片、 2- 3 型石片, 特别是用 2- 3 型石片加工的精制品等, 这样有规律的制作技术程序不可能是自然动力所为, 偶然的巧合在这里是难以解释的。尤其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现象是: 西侯度的石质标本是先破裂后磨损, 自然营力一般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安排, 水流碰撞破裂的石块应该是磨蚀旧破裂面的同时也应该产生新的破裂面。西侯度的石制品是埋藏在含中、小砾的中细砂层中, 砾石成分主要为硬度较低的片麻岩 (贾兰坡等, 1978), 推测坚硬的石英岩自然破碎是比较困难的。因此, 西侯度的石质标本中存在石制品, 尽管石制品遭受水流搬运的严重磨损, 但尚未完全掩盖其人工制作的性质。最近, 英国 Susan G. Keates 和日本佐川正敏谈到他(她)们也认为西侯度的标本中存在石制品。就是另一方的态度也并非全否定, 其辨词仅仅局限在“怀疑”、“质疑”等模糊的判断之中, 很显然对西侯度石制品的认定留有余地。 [http://](http://www.cnki.net)

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表明, 人类在更新世早期已经扩散到华北地区, 因此西侯度及其一带存在更新世早期的人类遗迹是完全可信的。西侯度遗址根据化石动物群判断其时代为更新世早期(贾兰坡等, 1978), 古地磁测定为正向期, 推断位于 Matuyama 极性反向期的 Olduvai 正极向事件, 距今约 180 万年(贾兰坡等, 1982)。遗憾的是测定样品只有一块(与钱方交谈), 显得古地磁年代还有必要再做验证。

西侯度遗址的岩相和古生物提供的信息显示, 更新世早期西侯度一带曾经有过古人类饮食资源丰富的生存环境。更新世早期人类在西侯度一带可以采集制作石器的石料, 可以加工石器, 可以狩猎, 可以肢解动物, 可以在河谷里生活, 几乎可以进行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各种活动。西侯度石制品的原料是硬度大、质地较好的石英岩和石英, 这样的岩石是旧石器时代人们常常选择制作石器的原料。西侯度虽有用火和切割痕迹报道, 但证据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因此学术界争议较大(张森水, 1998)。

综上所述, 西侯度遗址存在石制品是肯定的。相对来说, 最近报道的安徽省繁昌县人字洞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发现“200 万年至 240 万年前”的“40 多件石制品包括半成品、初级产品和人工痕迹非常清楚的石器, 多数是用来作为刮削器的”(北京晚报, 1999), “人字洞石器类型目前主要是刮削器一类, 有单刃和双刃之别, 刃口形态有直、凸、凹之不同, 石核和石片亦具多样性。由于人字洞出土的石制品具有人工制品最基本的要素, 故它们是人类生产的是无疑的。”(张森水, 1999)。人字洞的发现报道令人非常兴奋, 然而其“石制品”实在与自然石块难以区分。

如果假设人字洞发现的数十件石质标本有点像石制品, 其类型组合只有断块或有破损痕迹的石块, 都是经过一道工序形成的, 这恰恰是自然破碎石块的特征。一件被鉴定为“刮削器”的精品, 虽然片状标本边缘具有两个方向分别为 2 个和 3 个的破损痕迹, 但分布十分散漫, 处于无规律状态, 这正是石块自然力破碎的特征, 似与人工作用无缘。另外人字洞的发现缺乏理论根据和科学实践的支持, 从当前的人类发展理论和中国现有的发现情况来看, 目前在中国发现 200—400 万年前的旧石器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因为过去发现的 100 多万年前属于早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迹也多“或因遗物存疑”, “或因其地层有争议”。人字洞是发育在石灰岩中的一个裂隙(金昌柱等, 1999), 裂隙显然不是古人类生活的理想场所。人字洞没有发现可以说明人类某种行为的任何有意义的考古信息。人字洞的石质标本主要是铁矿石, 硬度较低, 并非是制作石制品一般可以选择的材料。人字洞的动物化石很多, 从埋藏学分析看不出人类作用的痕迹, 动物骨骼分布有序, 在骨头碎片上观察不到人工切割痕迹。所以, 人字洞的石质标本应该属于自然石块。在尚未发现确切可信的古人类遗迹之前, 人字洞只能是一个有科学意义的古哺乳动物化石地点。

“这里提请大家注意, 不要轻易发表未得明确结论的研究工作, 特别是不要轻易作出未由实验结果或观察到的现象充分证明的解释。白纸上的黑字将永存于文献之中, 发表的论文如果日后证明错误, 将有损作者科学声誉”(Beveridge, 1961)。在中国, 加强识别真假石器的基础研究(张森水, 1998), 看来确实任重道远。

5 关于《西侯度》的问题

西侯度遗址的发现意义重大,《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研究报告出版已经 20 余年,至今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西侯度的石制品因磨蚀严重而遭受非议。其实,石制品的质地就是石头,分布在河床上的石制品自然就会受到河水的搬运和磨蚀。石制品遭受水流的碰撞和磨蚀,只要还显示人工痕迹,石制品的性质就没有改变。石制品和磨蚀是相容概念间的关系,所以,经自然磨蚀的尚可辨认人工作用特征的石质标本仍然是石制品。磨蚀是石制品的非本质属性,因此如果忽略或回避本质属性而以有明显水流碰撞和磨蚀痕迹做判断石制品的是非,显然不符合正确的逻辑推理。从古到今,人类多在河谷里生活,在河流阶地和有关洞穴发现大量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人类的遗迹可以埋藏在河流相沉积层中,但并不意味这时人类在河水里生活,不考虑人类生活环境的时空变化必然就会导致判断的失误。

西侯度的石制品,近半数磨蚀比较严重,近三分之一磨蚀中等,近四分之一磨蚀相当严重。磨蚀程度的差异,表明石制品搬运距离或冲磨时间不一致。水流中滚动的石头相互摩擦厉害,碰撞力量比较微弱,一方面是由于石头在水中受浮力的影响,重量减轻很多,另一方面在流水中,彼此是在相同的水流冲力和地球引力的合力方向运动的,更何况在河漫滩相的流砂环境中,对于坚硬的石英岩来说水流冲动破裂并非容易,这样的现象在现代河流中并不难观察到。石制品的化学风化程度较低,说明标本在地表露天保留时间较短。从磨蚀和风化情况看,西侯度石制品的埋藏情况是正常的。

Charles Nicolle 说过:“谬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没有一种方法是万无一失的”(Beveridge, 1961)。关于《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研究报告,如果说有问题值得借鉴,最值得提出的问题是石制品的分类。石制品的分类,是中外长期以来一直需要研究的问题。任何学科无不涉及到分类,分类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是建立在分类学基础上的,贾兰坡等(1986)曾经呼吁积极开展旧石器分类学的研究,并评估了旧石器分类工作和提出了旧石器的分类准则,然而旧石器的分类却一直难以取得共识。

《西侯度》的石制品分类是承袭传统研究方法进行的,诚然当时的分类难以摆脱过去研究主流和规则的束缚。《西侯度》石核的分类是陷入分类误区的一个典型实例,3 个类型的石核划分依据分别为原型、技术和形态,违背了一次划分只有一个标准和划分后子项相互排斥的分类准则。当然,过去的研究工作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不能用现在的衡量标准苛求。我们审视过去,把握未来,首先应该着眼于当前的研究。目前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加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张森水,1998),尤其重要的是研究思想的开拓和研究方法的规范,只要我们建立起严格的观察手段和分析技术,就能避免单凭个人经验的主观判断或感情用事。而这种科学观察和分析方法的建立和完善,正是我国旧石器研究极需加强和完善的基础。

从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判断,西侯度一带发现接近 200 万年前的古人类遗迹是有可能的。显然,对于西侯度遗址的内涵继续深入研究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撰写过程中,王建、王益人、陈哲英、黄慰文、李炎贤、陈淳、林圣龙、Susan Keteas 等给予有益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参 考 文 献

- 王向前, 陈哲英. 1984. 太原古交晚期旧石器遗存的发现. 史前研究, (4): 55—62.
- 北京晚报, 1999. 人字洞考古惊人发现将人类在亚洲出现提前 30 万年. 1999 年 6 月 3 日, 第 10 版.
- 李炎贤. 1979. 评 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7 (3): 261—262.
- 李炎贤. 1999. 中国早更新世人类活动的信息. 见: 徐钦琦等编. 史前考古学新进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41—153.
- 李壮伟, 尤玉柱. 1980. 从桑干河流域几处遗址的发现看我国细石器文化的起源.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65—74.
- 张森水. 1990. 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 人类学学报, 9 (4): 322—333.
- 张森水. 1997. 在中国寻找第一把石刀. 人类学学报, 16 (2): 87—95.
- 张森水. 1998. 关于西侯度的问题. 人类学学报, 17 (2): 81—93.
- 张森水. 1999. 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 人类学学报, 18 (3): 193—214.
- 贾兰坡. 1978. 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贾兰坡, 卫奇. 1982. 建议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成果建立我国第四系的标准剖面. 地质学报, 56 (3): 255—263.
- 贾兰坡, 王建. 1978. 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贾兰坡, 黄慰文, 卫奇. 1986. 三十六年来的中国旧石器考古. 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 文物与考古论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16.
- 贾兰坡, 王择义, 王建. 1962. 河——山西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黄慰文, 侯亚梅. 1996. 关于环太平洋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 文物季刊, (1): 68—74, 62.
- 裴文中, 张森水. 1985. 中国猿人石器研究. 中国古生物志, 新丁种第 12 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Aigner JS. 1978.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remains from North China. In: Fumiko Ikawa-Smith eds. Early Pal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Paris: Mouton Publishers, 163—232.
- Bar-Yosef O. 1994. The Lower Paleolithic of the Near East.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8 (3): 211—265.
- Beveridge WIB. 1961. 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 Clark JD, Schick KD. 1988. Context and content: impressions of Palaeolithic sites and assemblag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 Hum Evol, 17: 439—448.
- Gabunia L, Vekua A. 1995. A Plio-Pleistocene hominid from Dmanisi, East Georgia, Caucasus. Nature, 373: 509—512.
- Hawkes N. 1996. Man and ancestor may have interbred. The Times, December 13, 1996.
- Keates SG. 1998. A discussion of the evidence for early hominids on Java and Flores. In: Gert-Jan B ed. Bird's Head Approaches Itian Java Studies——A Programme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Rotterdam: A. A. Balkema Publishers. 179—191.
- Kimbel WH, Walter RC. et al. 1996. Late Pliocene *Homo* and Oldowan tools from the Hadar Formation (Kada Hadar Member), Ethiopia. J Hum Evol, 31: 549—561.
- Li Yanxian. 1983. Le Paléolithique inférieur en Chine de Nord. L'Anthropologie (Paris), 87 (2): 185—199.
- Pope GG. 1983. Evidence on the age of the Asian Hominidae. Natl Acad Sci USA, 80: 4988—4992.
- Pope GG. 1988. Xihoudu. In: Tattersall I et al. eds. Encyclopedia of Human Evolution and Prehistory.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601.

ON THE ARTIFACTS FROM XIHOUDU SITE

Wei Qi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The Xihoudu site is located at Ruicheng County, Shanxi Province in North China. The lithic assemblage was discovered from the fluvial deposit belonging to the Lower Pleistocene context in 1960. The formal excav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1961 and 1962. A total of 32 stone artifacts were described in detail in the monograph 《Xihoudu (Hsihoutu) — a Culture Site of Early Pleistocene in Shanxi (Shansi) Province》. A Lower Pleistocene mammalian fauna associated with the lithic remains includes *Erinaceus* sp., *Trogontherium* sp., Leporids, *Hyaena* sp., *Stegodon* sp., *Archidiskodon planifrons*, *Palaeoloxodon* cf. *namadicus*, *Coelodonta antiquitatis*, *Elasmotherium* cf. *inexpectatum*, *Hipparion sinense*, *Equus sanmeniensis*, *Sus* cf. *lydekkeri*, *Elaphurus bifurcatus*, *E. chinaniensis*, *Euctenoceros boulei*, *Axis rugosus*, *A. shansius*, *Gazella* cf. *blacki*, *Bison palaeosinensis*, *Leptobos crassus*.

Some scholars suspected that the stone specimens might have been modified by hydrodynamic process for the presence of clear traces of water polishing on these artifacts. They argued that the lithic assemblage could have been the products of strong fluvial activity.

It is well known, however, that 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fluvial terrace deposit are usually abraded to varying degrees by running water. So long as stone artifact abraded remains to show character of human agency, the nature of the specimen should not be doubted at all. A total of 14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Xihoudu site (including 11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the Jia's preliminary report) were examined as follows (see table 1 in text).

Some stone artifacts were made using a variety of technique procedures and clearly show anthropogenic attributes. It is difficult to regard these artifacts as hydrodynamic origin. Analysis, in fact, concludes that 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xihoudu site are doubtless human products.

Key words Artifacts, Lower Pleistocene, Xihoudu site